

端午时光里的醇香记忆

兰荣辉

端午的风，裹着艾草的清香，轻轻拂过岁月的门槛，唤醒了记忆深处那份独特的醇香。在端午的诸多习俗里，咸鸭蛋始终是最令人魂牵梦绕的存在，它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浸润着悠悠的故乡味，在传统节日的画卷上，勾勒出一抹绚丽而温暖的色彩。

儿时的端午，总是在母亲忙碌的身影中悄然来临。那时候，爸爸常常在外奔波，母亲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也是制作美食的能手，尤其是做咸鸭蛋，更是一绝。每年春

节后一个月，母亲就开始为制作咸鸭蛋做准备。她将每年腊月腌肉的盐水精心保存下来，那盐水仿佛是时光沉淀的精华，承载着春天赋予的味道，这是母亲制作咸鸭蛋的秘籍。

制作咸鸭蛋的那天，阳光透过窗棂洒进厨房，给整个空间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母亲将留存的盐水倒入锅中，再加入少许茶叶，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盐水在锅中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茶与盐煮出的香味渐渐弥漫开来。母亲手持木勺，仔细地撇去水面上的血水泡沫。盐水熬制好后倒入瓦缸中，待盐水慢慢冷却，母亲向盐水里倒入高粱白酒，再将洗净的鲜鸭蛋小心翼翼地放入其中，封缸口。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鸭蛋一定要新鲜的，过期的、水里浸泡过的鸭蛋都不能用。”在母亲看来，只有用最新鲜的鸭蛋，才能做出最上乘的咸鸭蛋。

在等待咸鸭蛋腌制的日子里，我总是充满期待。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跑到放鸭蛋的坛子旁，贴起脚尖，眼巴巴地望着坛中的鸭蛋，幻想着它们变成美味佳肴的模样。母亲看着

我心急的样子，总是笑着说：“别急，心急吃不到香鸭蛋的，等时间到了，端午节也就到了，腌制的咸鸭蛋就可以上桌了。”

终于，村子里家家户户门上挂着艾叶、菖蒲，我知道端午节近了。这时候母亲的咸鸭蛋也腌制好了。母亲掀开坛盖的那一刻，一股浓郁的咸香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母亲取出几枚咸鸭蛋，洗净，放入锅中煮熟。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了诱人的香气。待鸭蛋冷却后，母亲将其轻轻剖开，只听“咔嚓”一声，鸭蛋一分为二，那金黄的油瞬间涌了出来，中间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太阳。“剖开舟两半，内藏黄金白玉”，古人将咸鸭蛋的美妙描绘得淋漓尽致。鸭蛋清，洁白如玉，细腻嫩滑；鸭蛋黄，金黄如黄金，翻沙、油润，咬上一口，咸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

端午节当天，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粽子、黄鱼、黄酒……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一盘油汪汪的咸鸭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享受着端午安康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的咸鸭蛋，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浓浓亲情在舌尖上的绽放。

南国多橘。《汉书》盛称“江陵千树橘”，可见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以橘闻名遐迩。童年的时候知“桔”而不知“橘”，直到有一天读到《橘颂》。

楚地之橘，何为歌而颂扬天下？那时盼着过端午节，只为可以吃到父母包的粽子。记得每年端午节，父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念童谣：“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端阳，那端阳，处处都端阳。”然后总会考我们：“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除了摇头还是摇头，父亲就会语重心长地说：“端午节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谁是屈原？还记得先生每逢端午都会拉上我去鸳鸯乡赶场，只为买新采的艾草、菖蒲悬挂门楣，年年如此，这似乎已是我家的端午仪式了。而先生吃橘子也很有仪式感，一个个鲜活的橘子，从不会一分两半胡乱塞入口中，而是细致地剥完橘皮，一个一个端端正正盛放在果盘里。我问何故？先生只说了三个字：“橘有品”。又补上一句，你不懂呢。我懂么？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名平，字原，生于楚国秭归。时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因力主对内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而遭贵族排挤诽谤，被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殉国。那天五月初五，俗称端午。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制作咸鸭蛋的方法也变得简单起来。如今，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精心准备，而是选择更便捷的方式。将鲜鸭蛋用凉开水洗净、晾干，在白酒里浸一下，裹上盐，放入罐子中或塑料袋里密封一段时间，便可食用。虽然这种方法制作的咸鸭蛋也别有一番风味，但在我心中，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些仪式感，或许是少了母亲制作时的那份专注与用心，少了等待过程中的那份期待与憧憬，少了童年记忆中那份独特的味道。

如今，我远离家乡，在大城市里生活。每到端午，超市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包装精美的咸鸭蛋，但我却很少购买。因为在我心中，那些包装精美的咸鸭蛋，远不及母亲亲手制作的美味地道。它们虽然外观漂亮，却缺少了那份来自家乡的温度，缺少了记忆中那熟悉的味道。

偶尔，母亲会从老家寄来一些她亲手制作的咸鸭蛋。收到包裹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感动。打开包裹，看着那一个用纸包裹着的咸鸭蛋，仿佛看到了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轻轻剥开

蛋壳，熟悉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端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

端午咸味悠长，母爱深藏岁月香。在端午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咸鸭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们寄托情感、传承文化的载体。它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将我们与过去、与家乡紧紧相连。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或许会因为生活的忙碌而忽略了一些传统习俗，但在我的心中，端午咸鸭蛋所承载的那份情感与记忆，却永远不会被岁月所磨灭，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作者简介：兰荣辉，笔名云晖，重庆市作协会员。

橘颂·端午

疏影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风土记》，南北朝后，端午节日被赋予了纪念屈原的人文内涵。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云：“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这是最早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起来的记载。

在屈原心里，母国的橘是什么？——橘啊，你这天地孕育的橘树哟，享受了再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在南楚。叶儿碧绿花儿素洁，意念缤纷灿若霞辉，气韵芬芳仪度万方。赞叹你南国的橘树哟，幼年立志就与众迥异。你独立于世不肯迁移，这志节岂不令人敬仰。你扎根深固难以移徙，那是你堪比伯夷的专一意志啊……

《橘颂》是屈原在遭谗被贬时写下的不朽篇章。诗人以橘为叹，热烈赞美南楚之橘受命于天，矢志不迁的气节秉性，抒发了忠贞母国的满腔赤诚。就像笔下的橘树，“行比伯夷”值得世世代代“置以为像兮”。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写道：“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

从此，端午节已不只是一个传统节日了，而蕴含了珍贵深刻的人文内涵。每到端午节，村村寨寨赛龙舟，家家户户包粽子、挂艾草、把酒品橘，以此缅怀屈原。千百年来代代传承，至今不辍。2006年，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民俗

类项目。《橘颂》，如那时的月光，漫过万水千山，漫过沧桑岁月，仍然透着明澈和贞静。聆听过编钟乐歌《橘颂》，在舞台上深情诵读过《橘颂》，在影院在剧院含泪品过《橘颂》。迄今，几乎所有关于屈原的话剧、电影、戏曲、电视剧作品的主题曲都是《橘颂》。天地间那棵坚贞不屈的南楚之橘，何尝不是“江陵千树橘”永远的典范？

赤脚坐在地板上，翻开《楚辞》，无论是《离骚》《天问》《九章》《九歌》，还是《渔父》《远游》《卜居》，字里行间都带着楚风，带着“香草美人”的赋比兴、带着浓郁的楚国式浪漫，带着楚魂，碎采绚烂地向我们走来。

一叶龙舟、一只粽子、一把青艾、一盘橘、一部《楚辞》，一个沉甸甸的端午节，传承的是深邃隽永的民族气节和端午民俗文化的中国传统。

安安静静读着，把红彤彤的橘一个轻轻剥开，再端端正正摆放在果盘里，然后悄悄说一句：“橘有品！”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作者简介：疏影，本名聂英，重庆市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会员。

端午歌

曾伟

三千年的龙舟划起来
赋比兴为舵
风雅颂作桨
以纪念一个人的名义
划出忠义
拼出气节
三千年的大鼓敲起来
问人心何以向善
问世风何以向上

且为丹青的扉页
擂一行清白鼓点
三千年的长歌吼起来
不慕大风起兮云飞扬
笑看铁肩担起道义
清泪漫过华发
天地之间
魂聚得像魂，人立得像人

作者简介：曾伟，重庆市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会员。

洗“端午澡”

黎强

端午节前几天，已85岁高龄的母亲不是在电话里，就是当面喋喋不休地说，五月五，过端午，百草都是药，去买点草草药熬水，给曾孙女洗个澡，皮肤好，少生病。还说，你小时候病痛多，多亏了草草药，才让你长好了身体。母亲不厌其烦的唠叨，勾起了我对洗“端午澡”的端午记忆。

我居住的河坝街与外婆家离得不远，母亲要上班，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于是，我不上学的课外时光，几乎都在外婆家度过。小娃儿调皮捣蛋“干翻”，手上脚上被碎玻璃烂瓦砾锈钉子划伤划破，外婆就用草草药捣碎外敷，很见效。端午前后，外婆就背上背篓，去城外的艾坪山去扯草草药，艾草、菖蒲、苦蒿等，在大铁锅里“咕咚咕咚”熬半天，让我在大脚盆里洗“端午澡”。还别说，澡洗完后身上满是清香的草药味，好闻极了。

而此时，听了外婆“洗端午澡，全身都好”的我，还可以得到外婆的额外奖励。打发我一小碟炒黄豆，坐在屋前的构树下，吃得津津有味。

也许是一种传承吧，母亲也喜欢用草草药来医治我身体的毛病。蚊虫叮咬，母亲会去河边扯把“铁性草”“米汤羹”，在石舂里捣碎，敷在患处。感冒发烧，母亲又会用青绿的苦蒿煎水，捏着我的鼻子让我吞下。总之，母亲心里装着许多草草药的“土方子”对付我的病情。以至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很是抗拒草草药。

端午节前，母亲会准备好包粽子的材料，糯米，粽叶，或者包咸粽子的腊肉。端午节前一天晚上，母亲把一根长板凳竖起来，便于悬挂包好的粽子，一个人麻利地包着粽子。那时的我，总是很羡慕母亲包的粽子紧紧实实，特漂亮，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包着粽子。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儿，手把手教我如何拿粽叶，如何用小勺舀米粒灌米粒，又如何用竹筷子捣实，最后把粽子用麻线拴紧。那时的我，想到有蘸着黄豆面、芝麻面、白糖的粽子吃，极其认真地学着包粽子，一点也不累。

母亲照例在端午节买回一大背在市场草药摊或农民背进城里售卖的草草药，从中选出饱满壮实的新鲜菖蒲，教我在自家大门上挂好菖蒲。再进到老灶房，在大鼎锅或大铁锅熬汤煎水后，让我洗“端午澡”，俨然是外婆的那一套老法子。未了，也会给我一些“零嘴儿”，让我在巷口黄葛树下边吃边看小人书。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孙女。四世同堂的母亲更是忘不掉她的端午节“百草汤洗澡”的经验传授和具体实施。端午那天，她早早地去买些还带着露水的草草药，亲自上阵，为曾孙女熬制端午洗澡水。身处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当下，我对母亲的“老做法”显得有些小抵触，说：“妈，您看现在的婴幼儿健康保护做得多好呀，哪还需要您这些草草药哟。”母亲一听，不高兴了，回怼我：“好了伤疤忘了痛喽？你小时候，不还是这些草草药救了你的命么？”母亲有些生气，但并没有停止手上的操作，一直把草草药水熬制好了，才呆坐在沙发上。我晓得我惹祸了，忙不迭陪着小心道着歉。

母亲看着曾孙女在浴盆里洗完“端午澡”，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嘴上喃喃自语：“草草药虽然不值钱，洗一次澡也并不能解决健康问题，妈懂。只是这些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也是中草药的民间意义和普世价值。老传统，丢不得呀！”

母亲亲亲曾孙女，走了。我送母亲到小区楼下，看着远去的母亲，蓦然间，我从母亲略显佝偻的背影上，读到了带着中草药味道的母爱，也读到了血脉传递的“隔代亲”，更读到了市井百姓对“百草为药”的尊崇与爱戴。

作者简介：黎强，重庆市作协会员，江津区作协会员。



罗云希 摄

